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樓聽閑話 氣不平貪夜入蘇宅

話說濟公出來，見陳亮早已躡至外面，和尚隨後追至村外，祇見陳亮跑的甚快，圍著村莊祇繞，至天明之際，濟公見祥雲觀已然燒了一個冰消瓦解，一概皆無，尺木未剩，片瓦不存。外邊有無數人救火，西邊圍著有十數人。濟公臨近一看，祇見劉妙通在那裏燒的渾身是泡，並無一處無傷，堪堪要死。濟公動了惻隱之心，過來說：“道爺，你這是怎麼了？”劉妙通一看是濟公，說：“聖僧，我沒得罪你老人家，我師兄他行為不端，已然遭報。求師父慈悲，救救我罷！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說道：“你既知循環報應，你可知道他自作孽不可活？來罷，我給你一粒藥吃。”那邊地方官人說：“不行，和尚你別惹事，你給他藥吃，倘有錯誤，那還了得。”劉妙通說：“無妨，我吃死與和尚無干，是我命該如此。”旁邊眾人說：“他既是願意吃，何必攔他呢？”濟公叫人給他找了一碗熱水來，把藥化開，給劉妙通端過去。劉妙通喝下去，工夫不大，覺著肚腹咕咕咯一響，渾身燒的泡立刻全化開，流出毒水，也不疼了。旁邊眾人齊說：“好藥！”在濟公身後站立一人，說：“罷了，真乃神也仙也！靈丹妙藥。”濟公回頭一看，見那人身高八尺，細腰扎背，頭上戴寶藍緞六瓣壯士帽，上按六顆明珠，身穿一件月白綢緞袖袍，鵝黃絲駕帶，足上薄底靴子，閃披寶藍色緞英雄大氅。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五官清秀。濟公回頭一看，照這人臉上“呸！”啐了一口，這人撥頭就跑，和尚就追。頭前跑的這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聖手白猿陳亮。祇因他被和尚追了半夜，好容易聽不見草鞋響了，自己止住腳步，把白晝衣服換上，打算瞧瞧劉妙通是生死存亡。剛到這裏來，見和尚給劉妙通藥吃。陳亮一說“好藥”，和尚回頭一啐，陳亮撥頭就跑，和尚隨後就追。陳亮跑著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可就是個賊，他也沒拿住我，我何必跑？我問問和尚為甚麼追我？”想罷，止住腳步，見和尚也趕到了，陳亮說：“和尚，你為甚麼追我？”和尚說：“你為甚麼跑呀？”陳亮一聽也樂了說：“和尚，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高僧，你老人家收我做徒弟，我跟你出家罷！”濟公連連搖頭說：“你是個賊，焉能跟我出家？我們出家人，講究三規五戒，三規是規佛、規法、規僧，五戒是戒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你要出家，你如何能改得了這幾樣？”陳亮說：“我上無父母牽纏，下無妻子掛礙，了一身之孽冤。師父所說的話，我都能行得了。”濟公說：“你既是行得了，你到臨安城去等我。我把這裏事情辦完，咱們在臨安再見。”陳亮一聽，說：“師父，你叫我臨安等你。臨安城的地方大，叫我在甚麼地方等你老人家？”濟公想了半天說：“咱們在臨安城床底下見罷。”陳亮一想：“必是臨安城有這個地名。”這纔給濟公行完禮，說：“師父我這就起身，直奔臨安去等你去。”濟公說：“你頭裏走罷。”陳亮告辭，也不到祥雲觀瞧劉妙通，自己順大路直奔臨安。在道路之上，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這天來到臨安。陳亮本是初次到京，見人煙稠密，甚是熱鬧，就在錢塘門外天竺街，找了店住下。次日由店中出來，打算要逛西湖，散步而行，見西湖上有冷泉亭。站在蘇堤上，四下觀看。一眼望不到邊。信步來到靈隱寺門首，見有兩個門頭僧在那裏坐定。陳亮過去說：“二位師父，這廟裏的濟公長老，可曾回來？”門頭僧說：“他沒在廟裏。時常不在廟的時候多，也許十天八日不回來，也許三五個月不回來，沒有准。”陳亮聽罷，轉身回來，見人就打聽，逢人便問：“借問床底下在哪處？”一逢人問這個地方，問了好幾位人，俱皆不知。自己無法，心中一煩，打算找座酒樓喝點酒，回頭問問跑堂的。

登罷，轉身往回走，來到上天竺街，見路北有一座酒樓，字號是天和，掛著酒幌子，裏面刀勺亂響，過賣傳菜。陳亮進了酒樓，登樓梯上去，靠樓窗臨街有一張空桌。陳亮坐下，夥計趕緊過來擦抹桌案。陳亮要了幾樣菜，兩壺酒，自己自斟自飲喝著酒。陳亮把夥計叫過來。夥計說：“大爺還添甚麼菜？”陳亮說：“不是添菜，我跟你打聽一個地名，你可知道？”夥計說：“你說罷，大小地名，我都知道。”陳亮說：“這臨安城有個床底下，你可知道？”夥計連連搖頭說：“沒有這個地名。”陳亮也不往下再問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濟公老人家不能跟我撒謊，沒有這個地名，我哪裏問去？”

正在心中發悶，祇聽下街上一陣大亂。陳亮往下一看，見有一乘小轎，跟著有許多人，各拿刀槍棍棒。聽轎子內有人哭。彷彿這個樣子，大概是搶人，由西來往東去。陳亮站起來，瞧夠多時，又見由西來了一人，渾身的血跡，跟著許多看熱鬧的，奔到這酒館，在這樓下爭爭吵吵嚷嚷。陳亮也聽不明白，把夥計叫過來說：“夥計，這樓下方纔進來那受傷的人，是被何人打的？因為甚麼事？”堂官說：“老爺，你老人家不是我們這本地人，要問這件事，實實可惱，令人可恨。你可見那位受傷的人，他姓王，跟我們掌櫃的是磕頭的弟兄，因為管閑事，路見不平，被人家打了。他們門外有一家鄰居，姓韓名文成，開錢鋪生理，祇因把鋪子荒閉了，欠下蘇北山員外二百兩銀。今日蘇宅管家，去要銀子去。韓文成說，等賣了房再還。蘇管家不依，帶著人把韓文成的妹子金娘搶去作押，把韓文成也打了。那位王三爺多管閑事，要和人打架，被人家打了，來找我們掌櫃的給他出氣。這位蘇北山，是我們臨安城內紳士，又是頭等財主，結交官長，誰惹的了？”陳亮一聽，說：“這天子腳下，要是這樣沒王法，要到了外省，應該如何呢？這是惡棍，他在哪裏住家？”跑堂的說：“在城內青竹巷四條胡同路北頭一大房，門也高大，門外有四棵龍爪槐樹。”

陳亮聽了，吃完了酒，會錢下樓，進城在青竹巷左右，探了道路。各處一看，自己找了一座茶社吃茶，心中說：“帝都之所，有這樣惡棍，我今既見，就要多管閑事，今夜我到他家，把他一家人全皆殺死，也叫他知道天網恢恢，自有報應。”

想罷候至天晚，吃了晚飯，找到無人之處，換好了夜行衣，把白天所穿衣服包好，斜插式繫在腰間，躡房越脊，走了有幾所院落。到了蘇宅，往各處探聽。到內宅，見是四合瓦房，前出廊後出廈的上房，西裏間屋中燈影搖搖，聽有人說話。就聽見說：“秋香，把茶給我斟上。”陳亮到窗外一看，見那邊有個小小窟窿，眇一目往裏看，祇見靠北牆是花梨俏頭案上，擺上好古玩，順前檐是一張大床，上放著小几。桌西邊坐著一個半老婦人，年約四旬以外，五官清秀，有兩名丫鬟，兩個僕婦，正伺候吃茶。聽那個婦人說：“員外這時候也不回來，是往哪裏去了？內宅又無男子，好叫我不放心。”那使女說：“太太，咱們員外不回來，也應該給送個信來。這內宅男子非呼喚是不能來的，太太你老人家破個悶兒，我們猜猜謎。”太太說：“我說一個，你們猜去：花姐最賤是油頭，送舊迎新一夜床，來往客傳情不盡，誰將玉體肯輕揉。”兩個老媽猜了半天，也沒猜著。使女秋香、秋桂叫：“太太說了罷，別悶人了。”那太太說：“是芝麻楷。”秋香等全笑了，又說：“你老人家說個淺近的，我們猜猜。”那太太說：“喲，我可不說了，說了你們猜不著，又來攪我。”秋香說：“這回我們不問了，太太說罷。”那婦人說：“一條白蛇烏在江，烏江岸上起紅光，白蛇吸盡烏江水，烏江水盡白蛇亡。說完了，你們猜罷。”使女正是思想要猜，忽聽那外邊叭叭一聲響亮。眾婦人往外一看，一片紅光，祇沖鬥牛之間。有一宗岔事驚人！

正見：眼見之事由然假，耳聽之言未必真。

不知陳亮在蘇宅做出何等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